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敬敏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五

起壬辰陳宣帝太建四年齊後主武平三年周武帝建德元年盡癸卯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三年凡十二年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僕射集覽女媧風姓代虙犧立又號女希氏媧姑華反質實史記云女媧太昊之妹太昊没共工氏作亂女媧乃滅之以繼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為女皇在

位一百三十載而崩

三月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考異按凡例得其罪人臣子曰誅此誤書殺

考證

謹按宇文護受安定顧託為周冢宰既弑魏恭帝復弑其君覺及其君毓雖無統之世其惡逆已甚矣周武討其罪而殺之求之義例殺當作誅尹氏曰書討不書誅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枝辭曲說君子弗取焉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残恣横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踈之衛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宫伯中大

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主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凡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柱國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之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乘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及弟萬壽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或有可不憲每曲而暢之周主亦察其心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周主不許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

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周主閱護書記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命賜粟帛遷太中大夫

集覽 稍伯大夫禮地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稍地距王城三百里謂天子之田稍稍以封大夫也稍色教反

質實 周太祖即宇文泰也閔帝即位尊為太祖文皇帝庾季才南陽新野人王軌太原人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長孫覽洛陽人累卵之危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趙貴天水人善之子伊周伊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周注見秦莊襄王五十二年

書法 殺斥主多矣皆譏也未有討書主者書周主何斷自上也綱目自入周以來書護者凡十二四書自為其官大司馬上柱國大冢宰太師三書殺其人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三書弒中山王

周主覺周主緬一書侵齊陳甲申年一書敗同上年其罪如此不至於討不止也

發明權臣專制人君將欲去之未有不反貽禍敗者觀之歷代如魯昭曹髦之類則可見矣後世因是遂以權臣為不可去而人君處此亦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而遂已孰知後周高祖誅鋤大憝不動聲色除積年根據之惡於一旦俄頃之間然後知大姦大惡未有不可去之理特患人君無其志耳夫其韜藏晦匿於十有餘年之久於國事則無所關預於宮中則行家人禮周主既無不平之意而護亦安於其所為而不自覺凡大寶君臨之後玉珽未擊之前猶鷙鳥之伏蛟龍之蟠雷霆之蟄日月之晦絲髮毫芒不露圭角此其有所不動動則必成者也彼寡謀淺智之君或形之辭色之間或謀之輕躁之人速則爪牙未備緩則機械已泄又否則一賊未去一賊復生遂至殞身失國者

滔滔皆是綱目於護之誅特以周主討殺為文雖衛公直長孫覽等皆無預乎其間此其神機密運果有大過人者故綱目獨歸功周主耳然以一人臣之微戮之於房闥之間乃書曰討若強敵然者又以著其權勢之盛有可畏之虞幸而勝之去之云爾雖然既書討矣又不書誅何哉護連弑二君罪不容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而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向使踣地既斬之後周主發其大逆告之二君之廟殘其身汙其宮而豬焉則綱目必以周主討宇文護護伏誅書之矣此又綱目書殺不書誅之意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寛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

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質實齊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冢宰官名注見宣帝太建八年六卿裴文舉聞喜人衛州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

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克汗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效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嘗為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於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

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謡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名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二子珽使郎邢祖信簿録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鬭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衆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周主

聞之為赦其境內胡氏曰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大不及此也其及宜矣言珽遂與侍中髙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元海密言於齊主曰孝徵漢人目盲不可齊主以告珽珽遂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剌鄭州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集覽盲老公祖珽嘗因罪置地牢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以致喪明明月斛律光字豐樂光次子名羨字豐樂郎邢祖信郎官名門者白使衷甲門者司門之吏也白稟白也使謂敕使也白之於羨曰使者衷甲謂貫甲於衣之内也放流殛竄蔡氏書傳曰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

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罪之輕重而異法

正誤 豊樂今按美乃斛律金之子光之弟也

質實 斛律光朔州敕部人金之子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神武即齊高祖神武皇帝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介胄注見漢文帝後元六年敗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北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饒舌多言也傳燈錄閭丘胤出牧丹丘豐干禪師謂曰若到任謁文殊普賢在天台國清寺執爨洗器寒山拾得是也閭丘胤至寺訪之二人在廚圍爐笑語胤致拜二人連聲叱咄寒山執胤手曰豐干饒舌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孝徵祖珽表字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

秋八月齊主廢其后斛律氏 周使杜杲如陳

杲至陳陳主謂之曰若合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闗命賀實合從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從横樊鄧樊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鄧州名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

齊立昭儀胡氏為后

初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宫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齊主立之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為右后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后以胡后有寵不可間乃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旦忽以后服被昭儀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集覽 厭蠱之術厭益涉反鎮也師古曰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曰蠱指體即藥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術

書法 並后非禮也自漢書立三后晉愍帝建興四年劉聰至是書立右后後此書立四后陳已亥年周立五后陳庚子年周不可勝譏也

發明 人君立后取法乾坤日月陰陽之義君治外而后治內所以齊體宸極母儀天下若夫嬪御而次則皆妾耳故記禮者謂天子立后一后二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猶王朝百

官之衆聽命於一人者也國無二主安得二后昔劉聰以夷狄醜類嘗立三后尋亦亡滅今高緯昏淫不道嬖倖盈朝既立胡氏又立穆氏遂有左皇后右皇后之稱將就淪滅固無足道然綱目不得不直書于冊者亦以著亂亡之跡為後戒也

十一月周毁上善殿

周主遊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

書法以壯麗故也特書美之此書毁上善殿下書毁宮室之壯麗者周主於是可謂賢主矣終綱目宮殿書毁四是年周上善殿丁酉年周宮室壯麗者唐中宗嗣聖五年乾元殿憲宗元和四年安國碑樓大風毁王路堂不與焉新莽地皇元年

十二月齊主廢其后胡氏

陸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廢為庶人自是令萱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賜與傾府藏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質實殺生與奪唯意所欲尋以右后穆氏為皇后

大家注見宣帝太建二年

書法 於是令萱激太后太后怒呼后出剃其髮送還家廢為庶人則其斥齊主何誅意也立穆氏為右后則固有廢胡氏之心矣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強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納之質實可汗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神武郡名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襄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

癸巳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録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唯事譖訴常帶

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啗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顔之推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書法館未有書者書此何譏也齊政日亂而汲汲於修文抑末矣終綱目書館二是年文林唐高祖武德九年弘文

三月周獲白鹿

周太子獲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黄灋氍出歷陽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獘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傜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灋氍擊破之齊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彦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於淮北足以固守

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彦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攝祠部郎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嘆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鋭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名降人使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銑鋧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鋭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瓦梁廬江歴陽

合肥皆降於陳瀘䑸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集覽 瀘䑸瀘古法字䑸音衛項陳宣帝之名龍見當雩天官書東宮蒼龍索隱曰文曜鉤云東宮蒼帝其精為龍龍星初見禮當雩祭又封禪書漢高詔令郡國縣立靈星祠正義曰漢舊儀云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祀用壬辰日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唐開元禮祠靈星於國城東南牲用太牢天寶四載升為中祀又注見漢桓帝延熹元年大雩銑鋧音跣現短兵也形如小鑿

質實 吳明徹秦郡人淳于量建業人一統志云秦郡本楚之棠邑漢屬臨淮郡東漢屬廣陵郡晉隆安初於此置秦郡宋因之後周改秦郡為六合縣隋以六合屬江都唐屬揚州南唐於此置雄州周仍為縣宋屬真州元因之本朝初改屬揚州府後改屬應天府歷陽縣名注

見漢冲帝永嘉元年泰州未詳沿革或疑即泰郡已注見上文王琳會稽人剸肘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

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神爵二年巴山本漢豫章郡臨汝縣地名吳分置新建縣晉屬臨川郡梁改曰巴

山縣及置巴山郡隋初郡縣俱廢置崇仁縣屬撫州唐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撫州府壽陽縣名注

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瓦梁縣名未詳沿革廬江縣名注見漢景帝五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

年高唐古地名漢為皖縣地元始中置松滋縣屬廬江郡晉改為宿松縣宋因之梁於此置高唐郡隋初

郡廢改縣曰高唐後復改為宿松縣唐初置嚴州未幾州廢以縣屬舒州宋紹興間省入望江縣尋復置

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安慶府齊昌古地名漢為江夏郡蘄春縣東漢為蘄春國吳改為蘄春郡晉省

郡以縣屬弋陽郡東晉改為蘄陽縣宋齊並屬西陽郡北齊置齊昌郡兼置羅州後周改曰蘄州隋初郡

廢後改州為蘄春郡唐為蘄州宋隸淮南西路元改置蘄州路本朝初改路為府後改為州屬黄州府

瓜步城名在揚州府儀真縣境内即陳太建五年所置胡墅城名處所同上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刺史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珽執政頗收舉才望沙汰人物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調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使與令萱皆連坐且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中領軍君璧為御史中丞令萱怒排出之胡后尋廢珽日以益踈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出刺北徐州

賢實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閹豎注見晉惠帝永康元

年一統志云北徐州本春秋齊魯二國之境秦漢晉宋皆為琅邪郡地後魏於此置北徐州後周改為沂州以城臨沂水故名隋初置臨沂縣改州為琅邪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為琅邪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俱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本朝初改屬濟寧府後改屬兗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責之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但屬疾在家勿預時事而已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質實 邙山注見漢靈

帝中平六年蘭陵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一統志云定陽古地名本春秋時晉屈邑即公子夷吾所居漢為北屈縣屬河東郡魏屬平陽郡後魏置定陽郡及定陽縣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後齊改西汾州隋改為耿州又改定陽為吉昌縣大業初置文成郡唐為南汾州治吉昌後改為慈州又復改為文成郡為慈州治所宋熙寧中州罷以縣屬隰州尋置吉鄉軍復置慈州金改為耿州後復改為吉州元初仍舊後以吉鄉縣省入

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六月陳克齊灄口等城質實灄口城注見唐昭宗天復三年齊主遊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以高阿那肱為司徒考證殺其從官當作從官暍死者　謹按北史齊後主武平四年六月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司馬公通鑑誤以暍

為賜提要因通鑑之誤遂書曰殺令當正之子朱子因司馬公成書而修綱目具事則述其義則作發凡立例以示懲勸大經大法則精且密矣然欲晚歲稍加更定而力有未暇焉者正為此類尹氏曰齊主盛夏遨遊遂使從官暍死雖非以兵及殺之是亦以暍死殺之此蓋附會其說以求合於所誤之文豈綱目之本義哉當以北史為正據事直書尤足以昭鑑戒於將來也

書法 書六十人何甚齊主也於是賜死者六十人或曰暍死也然則殺人以政矣故書殺綱目

書遊八遊而殘民莫如燕主熙遊而殺臣莫如齊主緯詳秦始皇二十九年

發明 齊主遊南苑從官死者六十人綱目書殺而不書其罪齊氏至是滅亡已著固不可律以常理然緯雖昏狂未至如洋之暴虐何乃一旦戮其從官至若是之多耶考之通鑑則曰賜死者六

十人及參以北史本紀乃是賜死六十人耳通鑑出於後來固當以北史為正所謂賜死乃賜字之誤而已綱目何見而以殺書之哉嘗觀孟子有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梃及固可殺人至於殺人以政固非梃刃之比何為一槩論之豈知殺雖不同而所以殺之者則同耳故凡置人死地者不必問梃之與刃刃之與政其實則均為殺之所謂梃亦殺也刃亦殺也政亦殺也今齊主以盛夏遨遊馳逐苑囿遂使其從官暍死者至於六十人則是無故驅之就死雖非以兵刃殺之是亦以暍死殺之不謂之殺不可也先儒有言毋以政事殺人民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齊主無故逸遊置從官於死地此正孟子所謂殺之以政而先儒所謂以政事殺人者也綱目不書暍死而書曰殺變文起義齊主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

乎

○秋七月陳敗齊師克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

齊遣陸纂救齊昌出巴蘄遇陳將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鋭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克巴州齊王琳保壽陽陳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乘夜攻之城潰山陽盱眙降陳陳復克齊青州馬頭廣陵等城

集覽 炅古迥反

質實 巴蘄二州名按一統志巴本漢西陵縣地屬江夏郡南齊置南安縣為齊安郡治北齊兼置巴州陳廢後周改置弋州縣屬焉隋廢州郡改縣曰黃岡尋以縣置黃州唐以木蘭縣省入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為黃州府治所仍屬焉蘄注見本年齊昌周炅汝南安南人山陽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馬頭城名未詳

處所廣陵城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

八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

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集覽 萬年縣名屬京兆豎貂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質實 萬年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尉遲運代人齊桓公名小白五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詳見左傳管仲

注見宋孝武

帝大明二年

書法太子納妃不書此其書何著隋篡之始也終綱目書太子納妃三晉賈氏宋江氏周楊氏皆有故者也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太子納妃嘗於晉賈氏見之矣然非有所為則不書也周贇納楊氏特書于冊一以紀贇性質愚下之實一以紀贇后父得政之端耳夫豈無故而書之哉

冬十月齊主殺其侍中張雕崔季舒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因與寵胡何洪珍相結洪珍薦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義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貴倖側目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

皆祖珽所厚嘗謂珽為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禀節度且道路相驚以為大駕畏避南寇則人情必致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彦深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署未必不反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季舒等六人遂如晉陽胡氏曰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其意必曰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不如是不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也忘詭遇之賤兾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朱哉雕之為儒矣

集覽 寵胡何洪珍胡兒也齊主嬖寵之王良之用轡

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曰天下之賤工也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禽嬖奚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良不可曰吾為之範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

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注王良謂我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不能得一横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我不能以詭道為御而順就之 質實 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攻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故將卒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

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之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黄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陳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淮陰朐山濟陰濟南徐州等城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反者竟散走陳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於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

武給轀輬車以葬之

質實 肥水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獻款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黃河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龜茲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豫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朐山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濟陰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南郡名注見漢景帝三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八公山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八年鄞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轀輬車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齊立婢馮氏為淑妃

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齊主與之誓同生死以為淑妃

書法　立淑妃不書書馮氏何婢也故特書之立婢為妃過矣立婢為后甚哉　晉愍帝建興四年漢主聰立婢樊氏五代乙未年閩主璘立父婢陳氏丙申年閩主昶立父婢李氏

發明　淑妃宫嬪耳何以亦書于冊著其寵愛之私立婢之罪也

陳定州刺史田龍升以江北叛入于齊陳討平之

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於陳安州刺史周炅至是陳徵炅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陳遣炅討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質實　定州本漢西陵縣地屬江夏郡梁置信安縣及北西陽縣尋廢北西陽置定州後周改曰亭州隋改麻城縣屬黄州後屬永安郡唐復置亭州又析置陽城縣尋省元和初又以麻城省入黄岡後復置屬黄州宋元仍舊本朝改屬黄州府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

甲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午

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為王

書法 書進爵為王多矣皆自進也必若猗盧書進爵為王齊公憲書詔某等皆進爵為王然某後為非譏矣

○二月朔日食○齊朔州行臺高思好舉兵反敗死

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齊主使嬖臣至州不禮之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 質實 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 除君側之惡注見漢桓帝延熹八年 陽曲縣名注見秦王政十五年狼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譖齊主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傅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興師伐鄰皆禮

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集覽 居倚廬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居廬一溢米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謂朝莫各用一溢米為粥也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叢子曰兩手曰掬一手曰溢袒括髮禮記喪大記篇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注云諸侯之小斂於死者袒三日袒者事便也文公家禮小斂主人變服袒括髮免于別室注云男子斬衰者袒括髮袒謂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括髮謂以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𦃇衰麻衰倉回反衰在胸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麻謂以麻括髮及為經帶罔極詩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文公傳曰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漢文短喪漢文帝遺詔短喪注見晉

武帝泰始二年以日易月苫塊苫始占反草也稾薦也凶服者以為覆席塊本作凷苦内反塹也土塊墣也喪大記篇寢苫枕凷賈氏曰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枕凷者哀親之在土也賈實衛州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晉武既為裴傳所惑裴傳謂裴秀傅玄也事詳晉武帝泰始七年

書法　書嘉終喪也自漢文廢古後之人主能終制者晉武魏文周武三君而已矣故特書之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胡氏曰物壞則蟲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周武奮然攘而闢之其意善矣

然終不能絶何也曰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説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况繼以嗣子之狂昏哉集覽邪沴莊子陰陽之氣有沴注沴徒典反陵亂也前漢五行志唯金沴水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許慎説文水不利也

書法於是佛教再黜道教三黜矣然魏誅沙門七年而復周廢二教六年而復其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哉

周更鑄五行大布錢

一當十與布泉並行質實布泉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泉府

周立通道觀

以壹聖賢之教也

書法 嘉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故書美之終綱目書觀七詳漢武帝元封二年惟聽訟總

明通道非譏辭

秋七月周衛王直反伏誅

周主如雲陽以尉遲運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衛王直積怨憤因周主在外遂帥其黨襲肅章門縱火焚之運取宮中材木牀榻以益火油灌之火轉熾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擊之直乃大敗奔荊州周主還擒直殺之以運為大將軍

以質實 雲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鑒精敏不受請托事無凝滯人皆悦服質實淮泗二州名淮注見漢平帝元興四年泗注見唐昭宗景福二年

齊殺其南陽王綽

綽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聞之鐫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於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索蠍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有寵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質實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蠍許謁切釋名云蠍螫人蟲也

短而多足江南舊無蠍唐開元初一主簿以竹筒盛過江始有之俗呼為主簿蟲

書法 南陽殘虐罪人也不書誅且具爵何長鸞誣告殺不以罪也高緯濫殺綱目必斥書齊主此則曷為止書齊罪有分也是故殺趙郡王叡不書主已丑年殺南陽王綽不書主是年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 綽之殘虐不道何為書殺而不去其官綽雖死有餘辜使齊主當鑠詣行在之時即按其罪誅之夫復何説今既宥之而與之殺人為戲又因權倖誣告其反而戮之則是綽雖有罪死非其罪矣是以書法如此

乙未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 春二月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

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言語澁吶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大臣奏事莫得仰視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每有災異冦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多

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命邊鎮益儲特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又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

亡可待乗閶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内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集覽藍縷注見唐僖宗乾符五年襤褸見鬼人能使鬼神形現之人謂巫覡輩也解嚴凡治行李曰辦嚴曰戒嚴此云解嚴謂不果行也方軌軌車轍也方軌言並轍而進也爾雅曰方舟者併兩舟則此軌亦兩也犄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嗷然衆口愁也荀子天下嗷嗷然更存遵養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通商惠工左傳閔二年衛文公通商惠工解云通商旅以遷其有無惠百工以利其器用道路

以目唯以目相盻

而已不敢言也

質實

琵琶樂器名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華林園注見漢後主

建興十五年蒼頭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于翼代人

謹次子疆埸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軹關注見晉穆

帝永和五年廣州注見漢獻帝初平元年魯陽一統

志云三鵶路名在南陽府城北七十里分二路東北

帶西而行者謂之三鵶路中有石山鯉魚山拓禽山

即行人來往趨西洛之便路也石川為第一鵶路口

分水嶺第二鵶路口今在汝州界者第三鵶路口也

幷晉二州名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晉注見漢獻

帝建安七年河東萬春疑是地名未詳處所屯田注

見唐高宗龍朔二年兼并注見唐德宗興元十年倡

優即女樂也耽㑥麯糵柳玭書耽嗜麯糵注麯酒媒

也糵牙米范㳄曰作酒非麯糵不成麯多則太苦糵

多則太甘麯糵

得中然後成酒

書法 覘國也終綱目使書留三漢武帝元狩三年任敞是年伊婁謙周辛亥年姚漢英唯任敞不書名辱命也

發明 書周使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而不見所遣及所留之因然未幾周人伐齊遂墟其國始知婁謙乃覘國之人耳高緯無道極意淫侈鄰敵觀釁而動遣使窺覘幸因其徒泄露情實使緯稍有人心則必躍然知懼戒飭邊備擢用人才改絃易轍以為保國之計待敵之防可也既不能然雖復留其使人竟亦何益綱目書婁謙如齊於上而以分注載齊淫亂之蹟於下所以見其迷而不反畧不知悟之意為後戒也然則齊之亡也固非周人滅之齊自滅耳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胡氏曰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削去官任以戒中外恐猶不能絶也今徒費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爾則亦何所憚哉

質實 豫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

書法 晉武帝焚雉頭裘於殿前不書書毋得獻異服而已晉戊戌年此其書何逑誠也終綱目書焚錦三是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唐玄宗開元二年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攻金墉不克而還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内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

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集覽 乘驛左傳文十六年楚子乘驛注驛音日傳車也鄭謂之遽晉謂之傳弼

古弼字晛久永反遂伯周禮地官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也伯長也汾潞汾州屬太原潞州屬平陽水經云汾出汾陽潞出歸德周禮河内曰兾州其浸汾潞中潭城名在河内河陽縣南潭音袒乙伏

質實

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河陽縣名注見唐昭宗天祐二年孟縣虜複姓趙晛天水人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汾潞二州名汾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不虞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平陰洛口洛水之口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一統志云中潭城在懷慶府孟縣西南今夾灘是也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獨孤永業中山人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傅伏泰安人

書法

齊公憲書侵已丑年此其書伐何於是周主親政齊亂已極矣以有道加無道故書伐

閏月陳敗齊師于呂梁質實呂梁山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 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渾質實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夏六月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范曄

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免總官

【集覽】潘陸之華潘岳陸機陸雲皆晉時人並少有異才辭藻華麗園綺之實園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中之二人也漢高欲易太子太子以書招致四皓遂得不廢亟微行去吏反數也張晏曰微行者若微賤之所為

【質實】江總陳留考城人湛之子詹事官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七年范泰順陽人

【書法】詹事耳何以書亡陳者總輩也故志之

【發明】書江總免而不書免江總者總自以罪免也然總為宮臣既以浮薄斥免則為太子者從可知矣陳主雖能免總而不知其子之浮薄亡亦宜哉

齊司徒趙彥深卒

彥深既卒朝貴典機密者惟侍中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嬖倖也　斛律孝卿朔州敕勒部人

賀實趙彥深南陽宛人斛

周太子贇還長安

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軍還大將軍王軌等言之周主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乃敕宮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太子畏懼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内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

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以聞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實非所宜後因內宴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周主問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周主責孝伯曰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周主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懼深自晦匿周主深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主以問畿伯下大夫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

是守節人耳胡氏曰贇之不才高祖知之矣若為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弱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弗然之意也吁亦蔽矣

集覽普六茹堅普六茹虜三字姓堅名也質本姓楊氏魏恭帝賜今姓茹音如

實鄭譯滎陽人邕之子賀若弼洛陽人敦之子蹉跌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隨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冬十月周主伐齊取平陽十一月齊主攻之不克十二月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諸將多不願行周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於是自將伐齊先是齊晉州行臺張延儁公直勤敏儲待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遣内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莫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西還以避其鋒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京兆王訫曰

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外援不至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於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

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陛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將軍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収訖至尊宜回齊主將從之穆提婆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資械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褘翟等遇於中塗命淑妃著之而後去周主入平陽既而欲還還梁士彦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齊主入晉陽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速収遺兵背城死戰齊主欲向北朔州遂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不從有告阿那肱謀反者以為妄斬之周師至齊主以安德王延宗為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

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輙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爲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違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胡氏曰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子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并州將帥請於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周主至晋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入之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

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欲遁去諸將亦多勸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振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及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降將段暢等又盛言城内空虚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召伊婁謙勞之執高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司馬公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叛臣周高祖不自行戮使謙復怨失政刑矣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非公義也　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又請出宫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

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宦官苟子溢猶縱暴民間勱將斬之或謂勱曰獨不慮後患耶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恨矣周主出齊宮中珍寶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有差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强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齊主引諸貴臣問以禦周之策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

集覽 樓堞城上樓櫓墻堞也大家去句絕大家注見梁武帝中大通

二年褘翟按周禮王后六服圖有褘衣揄狄闕狄釋云褘當為翬即翬雉其色玄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衣裳相連其色不異祭先王則后服褘衣以從之揄當為摇狄當為翟即揺雉其色青也上二翟並刻繒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闕與屈音相近其色赤亦刻繒為雉形不畫之故名闕狄

或以無正文直意量之也從王祭羣小祀則服之褘于歸反執高遵付讌去年周使伊婁讌聘齊覲覺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遂留讌諧居諧反

質實

平陽城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天池莫詳處所唯太原府靜樂縣東北百四十里燕京山上有天池方一里餘其水雖旱不涸潦不溢淵深叵測潛通桑乾河未知是否明者察之汾士彦烏氏人高梁橋未詳處所唯平陽府絳州城西五十里有高梁縣或疑即此處已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至尊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安德古地名秦為齊郡地

漢析置平原郡治平原縣東漢及魏晉俱為平原國後魏改為郡又置安德郡隋置德州復為平原郡唐置德州尋改為平原郡乾元初復為德州治安德縣五代晉移治長河縣宋復移治安德元因之本朝初省安德縣入州尋廢舊治為陵縣而徙州治陵縣城隷濟南府北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廣寧郡名注同上馬邑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京畿注見唐太宗貞觀五年三臺注見晉懷帝永嘉

六年

丁酉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春正月朔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

齊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莫多婁敬顯尉相願謀伏兵斬高阿那肱立太宰廣寧王孝珩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遣孝珩擊賊豈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耶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携妾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語

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引入訪以齊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不報聞并州陷乃降周緯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關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千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隨蔭敘録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詔毀東山南園三臺以其瓦木諸物賜民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

集覽 莫多婁虜三字姓也高韓謂高阿那肱韓長鸞慕容三藏慕容複姓三藏其名

也

質實　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尉遲勤代人熊安生長樂人安車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駟馬釋名云一乘四馬曰駟又四人共車為駟濟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高平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書法　名緯何失國且無位也然則位在恒矣其不書齊主何不成恒之為君也蓋恒死社稷則書齊主矣

發明　三公鼎足承君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而况寵榮無貳又顓國事者乎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烏有身為大臣國家喪敗又可因而利之者哉高阿那肱柄用於齊巳非一日今周師圍鄴高緯出走阿那肱迷國誤朝敗不即死反更密召周師約以生致其主是殆鴟

鴉之不若耳使周主稍知大義執而戮之布告齊國猶足稍伸伐罪之意夫何急近利而忘遠圖受其降而聽其約遂使義聲不昭賊臣反以得志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於此特書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則高緯任用非人自取亡滅阿那肱身為大臣背國賣主周人容納姦回慚於弔伐其義皆見於書法之間矣綱目有一事而數義者正謂此也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憲與湝戰破之執湝及孝珩謂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

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憲善用兵多謀畧得將士心齊人聞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馬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湝不果乃迎鄭州刺史范陽王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引兵南去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遂奔突厥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之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户三百三萬二千五百寶寧者齊之踈屬有勇畧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質寶 信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馬邑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肆州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新興新興郡名注同

上年東雍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儐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

集覽 朝覲之禮禮秋官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享皆如古禮

比邦國之功其禮畧注見下致積致餼禮秋官掌訝曰及委則致積注以王命致於賓也委猶亭也司儀曰致饔餼注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大行人曰上公之禮出入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鄭司農云積謂饋之芻米也朝士儀曰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醴米禾芻薪積子賜反餼許既反熟曰饔腥曰餼九儐九介禮秋官大行人曰上公之禮介九人儐者五人侯伯介七人儐者四人子男介五人儐者三人

注儐詔告道賓主者也介輔相威儀者也受享於廟
秋官大行人曰廟中將幣三享注廟受命祖之廟也
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鄭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
實惟國所有三公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
公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
教訓此所謂三公也三孤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
三孤貳公弘化蔡氏集傳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
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六卿書周官冢宰掌邦治司
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
空掌邦土故曰六卿分職致食勞賓秋官大行人曰
上公之禮食禮九舉三問三勞侯伯食禮七舉再問
再勞子男食禮五舉一問一勞注朝士儀曰食禮九
舉舉牲體九飯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
禮以幣致之凡數不同者皆降殺也食音嗣勞老報
反飯扶晚反還贄致享贄賓所執玉帛也以禮飲食
謂之享秋官司儀曰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注

此六禮者惟享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君如有故不親享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春秋晉公子重耳受飱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也還音旋又音環飲於鴆反食音似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

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周

初周主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

主自鄴還至晋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隅水間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禄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衞授上儀同大將軍他日又問前救河隂得何賞對曰蒙授特進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隂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集覽告身按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辭質實武鄉縣名注見晋元帝太興四年汾水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河隂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平隂

夏四月周主至長安封高緯為溫公考證封高緯當作廢齊主緯

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為温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集覽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半之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凱樂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凱歌示喜也以人之怒氣釋焉故也凱本作愷禮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又鎛師曰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注獻捷于廟而奏愷樂亦以晉鼓鼓之又雲笈軒轅紀帝五十二戰天下大定始作棡鼓曲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玄雲朱鷺等曲謂之凱歌所以揚武德也質實獻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俘馘温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

周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

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司馬公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集覽會義殿名也義或作儀并鄴并州與鄴都綢與紬通大絲繒也綃生絲繒葛布詩箋云葛所以為絺綌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書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質實路寢注見漢元帝竟寧元年清

廟注見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并鄴并州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周免齊雜户

初魏虜西凉之人沒為隸户齊氏因之至是悉放為民　質實西凉州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河西

周獲九尾狐焚之

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録命焚之　質實九尾狐格物論狐形似黄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天中記云十歲之狐為淫婦百歲之狐為美女名山記狐者古先之淫婦也其名曰紫紫化為狐故稱姓自號阿紫説文狐妖獸也鬼所成也有三徳其色中和小

前大後死則首丘白虎通徳至鳥獸則九尾狐見吳越春秋禹娶塗山乃有白狐九尾而應之

書法於是狐已死骨爾書焚何予周也綱目於周武多予辭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兖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軍至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彦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鋭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陳主怒以為沮衆免官削爵土

質實徐兖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兖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河南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周主殺温公高緯夷其族

周人誣溫公高緯與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緯弟仁英仁雅以疾得免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書法 自己卯書齊滅元氏之族至此未二十年再反覆之理可畏矣哉

發明 禍莫大於滅人之國然有滅之而人悅者莫甚於殺人之身亦有殺之而人服者武王伐紂數其罪而布之天下方且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詞之正氣之直曾無一毫詭秘之術紂雖自焚而死然取其首而垂之太白之旗者皎如也孟子有言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亦以救民水火之中必取其殘而後可豈曰陽予而陰殺之哉高氏在鄴自洋以來世濟凶德民

墜塗炭已非一日以武王數紂之罪較之抑又甚矣周主為是興師伐之厥角稽首遂墟其國當是時也數其淫暴之惡誅之境上以謝毒痛之民孰曰不可既俘而歸國爵之五等又誣而殺之果何義哉且夫沉湎肆虐者緯也其族何罪而死此特慮其為亂盡滅之耳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周固未嘗有疑之之意致使果能如武庚之叛要不過汙吾之鈇鉞而已豈必逆慮其亂無罪而盡戮之耶周主英果有餘而識量不足故於滅齊之舉率多不義亦不免一傳而滅由其所以取之者非道而守之者固不能久也書周主殺溫公高緯吏其族其惡殆與緯等矣吁惜哉

十一月周討稽胡降之

初周敗齊於晉州齊所棄甲仗稽胡乘間竊之仍立劉蠡升之孫沒鐸為主至是周將討之議欲窮其巢

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多山谷險絶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遂以憲督軍擊没鐸擒之餘衆皆降

集覽步落稽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質實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

周省後宮妃嬪之數

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詔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

集覽世婦記昏義二十七世婦禮天官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注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御妻記昏義八十一御妻禮天官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注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

書法先是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又減自妃以下八人而已古今所無有也綱目書出遣宮人

九詳唐太宗貞觀二年唯此

書省妃嬪之數深美之也

癸明晉武自平吳之後夜宴後庭極意聲色遂至成疾以殞其身今周主自將滅一大國其功百倍晉武然綱目前書毀其宮室之壯麗者此書省後宮妃嬪之數其善於保勝如此是豈可以驕矜自滿之君同日語哉書以美之宜也

是月晦日食　周頒刑書要制

羣盜贓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

癸明昔鄭子產鑄刑書君子非之以為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誠以民可使覩德不可以覩刑故也後周高祖固英明之主自魏晉而下未易多得然不再傳而遂滅何哉自泰以篡殺得國

至邕雖曰聰明剛果而亦兵戈屢動殺人多矣今又制為刑書盜匹贓隱頃地皆死立法若此是豈天道好生之意哉五代周世宗亦號為英主然性好殺戮故天開聖人以承其後二君英威功業大畧相似而皆不能久有其國意者徒知所以殺而不知其所以生耳綱目書周頒刑書要制而紀其嚴酷之法于下則其譏貶之意為可知然則人主欲保有天祿者其必以嚴刑為戒寬大為先乎

十二月周徙并州軍民四萬戶于關中

質實 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齊范陽王高紹義稱帝于北朔州

高寶寧自黃龍勸進于高紹義紹義稱帝以寶寧為相突厥舉兵助之

質實 黃龍府名注見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勸進注見唐莊宗同光四年

戊戌陳太建十年周宣帝贇宣政元年　春二月周上大將軍王軌攻彭城獲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忷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第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

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還初陳主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檝用車騎去長就短非我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至是陳主謂之曰卿言驗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卒

集覽搴旗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也索隐曰搴音愆又音蹇方言南方取物曰搴

質實淮口淮水之口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清水清河之水注見晋安帝義熙十三年清口清河之口注同上年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彭汴彭謂彭城郡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汴謂汴梁郡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五兵注見太建十四年王軌太原祁人乞之玄孫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為四脚胡氏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周家紗幞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為然哉

書法此後世幞頭之始嗚呼自有此製以來三代古制遂不可復矣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以鄭譯為内史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宫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

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年三十六太子即位即逞奢欲曽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閲視宮人逼而淫之起拜鄭譯為内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兾詔議即吉樂運以為兾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

質實 冦掠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雲陽宮注見漢文帝三年甘泉

書法 賀善贊曰周武之初自養老外綱目無予辭三書侵齊一書侵陳一書殺無罪書逆女突厥書納后叱奴氏皆護専也親政以來首書毀上善殿繼書獲白鹿書太后殂書罷二教毀淫祠書立通道觀三書伐齊又書毀宮室之壯麗者書定權衡度量書焚九尾狐書省妃嬪之數其可紀者屢書不一書惟其賢也元魏而後高氏世惡無足道者若周武者其庶幾乎

周主贇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嘆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

質實 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殺斥主多矣罕有斥名者其斥名何親叔父也徒以望重必圖殺之天理滅矣是故齊主

殺樂陵王斥書湛陳文帝天嘉五年周主殺齊王憲斥書贇是年皆以殺君父例斥名之此綱目之特筆也然則彭城王勰亦叔父也不名魏主何勰之死高肇之譖也斥魏主足以著其罪矣梁武帝天監七年

發明人莫親於子而不能知其惡者蔽於愛故也周太子贇之不肖舉朝皆知之周主雖屢訓責然其資品凡下必無肯堂之理果欲為宗社大計要必選建德賢而後可而周主則未能也肉未及寒已肆凶悖齊王憲以季父至親殺之如獵狐兎周氏至此已不可復為矣綱目斥書贇名於殺叔父憲之上方之魏恪殺勰彼猶制於權臣之手惑於誣告者之言未若周贇之甚者是以書法不同如此嗚呼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綱目於周主贇見之矣

閏月周立后楊氏　高紹義入幽州周人討之紹義奔突厥考異按凡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臣子曰攻曰擊據稽胡夷狄紹義敵國宗王當書擊不當書討

高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之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擒之紹義還入突厥高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質實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和龍城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龍城

書法梁為陳篡蕭莊稱帝綱目成其為君書梁王莊繼絶之義也紹義亦莊比也其名紹義且書討何惡齊也梁為無罪陳篡之不義也齊有大惡周伐之義也一予一奪唯其義而已矣故終其

身斥高紹義也

秋七月周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考異楊字當作后父二字與漢梁商同

考證楊堅當作后父楊堅 謹按楊堅與新莽無相遠者綱目於莽初見即書曰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周武棄國以堅為上柱國大司馬故當書后父於其姓名之上凡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是也王氏得政始於鳳而盛於音極於新莽歷漢四朝三十有餘年乃成篡賊之謀楊堅得政踰年而九錫加之何難易久速相懸如此嗚呼漢高并天下文景積德至於武宣皆賢君也天下歸漢久矣故王氏得之也難宇文篡魏傳於武帝二十年間無功德及民故楊堅得之也易莽堅同起外戚所遇之時不同爾王軌嘗言堅有反相周武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周武若防於微則普六茹之族亦赤矣豈非天命果有在乎然堅得於南北

分裂之餘是天欲平一天下也惜其治具不張僅得而遂失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豈不信然　九月

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班下四方以相警戒

質實　婁湖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書法　於是叔陵為王官伯及之盟則曷為斥陳主無故而盟其臣陳主之志荒矣故書譏之終

綱目書君臣自相盟誓二是年唐中宗嗣聖十六年

發明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入春秋以來書盟多矣聖人皆未嘗予之今陳宣帝得國已歴十稔一旦忽無故盟其羣臣不知所盟者何事夫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或出於事變之不得已

兵爭之不能解猶云可也今乃無故要盟而又班戒四方果何義哉故綱目於此不以始與王叔陵盟百官為文而以陳主及其羣臣盟為文所以專目陳主而深貶之也春秋之法我所欲曰及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

書法 突厥如齊再書侵此其書寇何惡絕義也故止從恒辭

巳陳太建十一年周亥靜帝闡大象元年

考異 按宣政乃周武帝改元宣帝以陳太建十年六月即位仍用武帝年號明年己亥始改天成元年二月傳位太子闡據唐順宗以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綱目仍於歲首大書二十一年分注順宗皇帝永貞元年則此太建十年歲首分注當曰周宣政元年而太建十一年歲首分注周宣帝贇天成元年靜帝闡大象元年

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
赦宥樂運上疏曰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為害
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
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今
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周主不納既
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
虐慴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
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
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百戲日夜不休多
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沈湎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輿
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
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
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
制其五高祖斵雕為朴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
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其八
玄象垂誡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

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嘆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集覽 青災肆赦舜典文也蔡氏傳曰青為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當肆縱而直赦之輿櫬輿共舉也櫬棺也賈逵曰輿棺從之示其君將受死也臧洪同死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比干殷紂淫亂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而觀之

質實 正武殿未詳處所輿櫬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元巖洛陽人

書法 癸未書周頒新律丁亥書周頒刑書於是復書周作刑經聖制十有七年律令三變而用法益深終綱目書律令之變二十四更變之亟未有如周者矣

二月周治洛陽宮

周以洛陽為東京發山東諸州兵四萬人治其宮室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二年山東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內史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不聽巖進脫巾頓顙三拜三

進周主曰汝欲黨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於家周主之爲太子也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至是謂宇文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狥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是爲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命將出賜死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胡氏曰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矣然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烏丸軌之死也引義力爭爭而不從死之可也而孝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又贊成之蓋將以自免也曾不量無道之君心

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責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

集覽烏丸軌王軌本烏丸人故呼曰烏丸軌按也丸本作桓將驕事軌因武帝內宴捋帝鬚

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輔拂比我而相之曰輔拂我而相之曰弼荀子臣道篇君雖不安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拂讀曰弼

質

寶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周與突厥和親

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

質

寶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趙郡名注見漢景帝四年

書法 魏以公主嫁突厥則書譏之於是以趙王招女為公主妻之則何以止書和親畧之也突厥強盛周主納其女以為后譏其和足矣故畧之

周主贇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旂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游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集覽 樽彝注見漢明帝永平元年珪瓚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質實 楚撻楚謂悽愴苦楚之意撻打也

發明北國傳位於子者自高緯敗亡之外其餘凡三書於册魏主弘齊主湛周主贇是也魏欲逍遥物外齊欲奢淫自恣周欲高自尊大所志雖殊其失則一然未若周之甚者夫堯之則天民無能名文之象天清明其德烏有以天自處而游戲無常沉湎淫泆尚可謂之天乎贇之狂悖固無足道然天監要自不遠未幾遽殞其身遂至瘖不能言盖亦天何言哉之報也綱目書贇傳位於子自稱天元皇帝其視自謂我生不有命在天者又過之矣噫

周徙石經還洛陽質實石經注見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夏四月周主贇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　五月周諸王皆就國

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質實 隨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夏胤云隨楊堅父忠始封爵邑名及堅為帝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之作隋以及訓走故也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羽翮猶言羽翼也

秋七月陳初用大貨六銖錢

質實 六銖錢隋志曰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復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謡言大貨六銖有類人儀腰哭天子未幾宣帝崩竟至陳亡

周主贇立四后

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云

集覽楊氏一本楊作李傳寫誤也

發明周主何以名是時贇既傳位於子闡若止書周主則不知其孰為贇孰為闡也然則何為不書天元曰天元者贇之所自稱也綱目正名立義烏可聽其以天自命遂從而稱之哉

冬十月周主贇復道佛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

書法作二像與並坐耳書復何罪贇也武帝廢二教毀經像是後未有作者始作二像身與並坐令士民縱觀之是復之也踰年而有復二教之書宜矣

十一月周行軍元帥韋孝寛侵陳克壽陽及廣陵質實

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周鑄永通萬國錢質寶永通萬國錢後周靜帝時鑄永通萬國徑寸三分重十二銖背面肉好又有徑寸二分半重八銖一當千

書法吳作當千大錢書當千於是亦一當千則曷為不書非創也眂於其始則其述者畧之可也

十二月周初作乞寒胡戲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宮百官上表請還乃還御正武殿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

寒胡戲 集覽 仗衛注見唐高宗永徽五年仗下外命婦鄭玄曰外命婦者諸臣之妻也內命婦者三夫人已下也乞寒胡戲一曰潑寒胡戲裸身跳走汨泥揮水鼓舞衢路而乞索之

書法 漢武之篇書初作角抵戲譏玩物也於是而書作乞寒胡戲至唐猶有觀潑寒胡戲之書

唐中宗神龍元年則奇淫之溺人甚矣故

書初志之綱目書作戲二舍是無書者矣

周取陳江北地

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於周 質實 南北兗晉三州南兗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北兗注見宋武帝大明三年晉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盱眙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山陽郡名注見宋武帝大明三年陽平郡

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一統志云馬頭郡名劉宋所置陳末廢之故址在滁州來安縣北七十里馬頭山下秦郡名注見太建四年歷陽郡名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沛郡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北譙古地名秦為全椒縣屬九江郡漢因之晉屬淮南郡梁於此置北譙州改縣曰北譙北齊改北譙州為臨滁郡後周復改為北譙郡縣屬焉隋初郡廢改縣曰滁水大業初復為全椒縣屬江都郡唐屬滁州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為滁州治所仍屬焉南梁郡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梁國譙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北徐州注見宋武帝大明五年

書法不書州郡書地何失其民也於是九郡民皆自拔還江南綱目一字之筆削審矣

陳將軍周法尚叛降于周

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其欲反法尚奔周陳主遣樊猛擊之法尚戰而偽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

質實

周法尚汝南安南人炅次子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庚子陳太建十二年周大象二年

春正月周稅入市者人一錢 三月

周杞公亮作亂韋孝寬討誅之

周杞公亮與韋孝寬將兵伐陳其子婦尉遲氏有美色入朝天元逼而淫之亮聞之懼還至豫州夜襲孝寬營不克而走孝寬追斬之天元即召其婦入宮拜長貴妃

質實

杞州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雍丘豫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

周主贇立五后

周天元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彦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悦免彦之官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之陳宗廟祭器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令命婦執笏拜天臺者俛伏如男子

集覽 五輅 輅通作路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

質實 小宗伯 官名注見漢成帝綏和元年 辛彦之 狄道人 何妥 西城人

書法 漢立三后吏也至高緯而立二后非矣於是周主贇又立四后增而至五后焉謂之何哉

直書其事而貶義自見矣

發明 高緯立二后猶且不可況五后乎辛彦之之言可謂明白切當若何妥者真名教之罪人

也夫嚳四妃舜二妃必有元妃主乎其內餘皆媵女之數耳烏可以是為比若以四妃二妃並列為正則諸侯一娶九女皆小君乎小人附會曲說取悅一時亦猶漢任芝樂松以文王之囿七十里為對取媚孝靈作畢圭靈昆苑之類是皆誣罔聖言王法之所當誅者臣故因而及之

夏五月周主贇殂隨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

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不自安嘗私於譯曰久願出藩願

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
也會天元將遣譯攻陳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
譯因請令堅行天元從之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
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天元不豫小
御正劉昉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
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屬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
見周主闡幼冲以楊后父堅有重名遂與譯及御史
大夫柳裘韋謩御正下士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不
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稱受
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
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連署之儀厲
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
合膺重寄公等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
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既受
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徵趙陳越代滕
五王入朝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

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邉郡守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為尼以楊堅為假黄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堅使邗公楊惠謂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以問德林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堅從之以正陽宫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至東宫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内史下大夫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欲引之遣楊惠諭意熲欣然許之曰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為司録時漢王賛居禁中劉

昉餙美妓送賚因說之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當大事今羣情尚擾宜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賚年少庸下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寛大删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寛爲相州總管赴鄴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

集覽后父前大疑隋書高祖本紀作大前疑初周宣帝即位以堅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静帝時轉大前疑漢谷永傳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禮記前疑後丞注疑擬其前

丞承其後邗公揚惠封邗徐廣曰邗羽俱反周武王子所封邑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括地志云河内野王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邗國城頰俱永反迴戸項反

質實

引訣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揚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皇甫績安定朝那人道之子阿衡之任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神器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趙陳越代滕五國名趙注見漢景帝三年陳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越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代注見秦王政三年滕注見唐懿宗咸通九年符璽注見秦始王三十七年假黄鉞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一統志云邗古國名周武王嘗封子於此即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今為邗臺村故城在懷慶府城西北三十里李德林安平人大冡宰官名注見太建九年六卿高頰渤海蓚人賓之子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漢國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

年尉遲迥代人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齊州注見漢景帝三年崔彭趙郡平棘人士謙子

書法 特筆也於是周主入居天臺因以正陽宮為
丞相府書曰居東宮何誅意也周主雖幼終
不有子乎遂入居之堅欲代周之意
可知矣綱目別嫌明微直書罪之

發明 周主以戊戌六月嗣位至是年五月未及再
期以古者三年之喪言之猶在諒闇中耳然
其驕淫暴虐人不堪命殆類久於其位者是皆時
日昌喪予及女偕亡之類也周公作無逸述商三
宗及文王享國久長之由皆本於不遑暇逸至於
亦罔或克壽或三四年或五六年或七八年者乃
耽樂之君耳天元不道垂及二載不惟罔或克壽
而其國且覆亡之不暇觀綱目所書楊堅自為大
丞相假黃鉞召諸王還長安之語其威靈氣燄已
不可嚮邇宇文氏自此滅亡無復遺種然則人主

欲永終天祿享國久長者可不以商宗周王為法而以天元之徒為覆轍之鑒乎

周復佛道二教

書法堅意也堅將有他志以是求福干譽直書貶之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丞相堅堅遣韋孝寬將兵討之考異按漢孺子嬰居攝二年書翟義起兵討莽莽遣兵拒擊唐中宗嗣聖元年書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蓋凡舉兵以義則拒之者書擊不書討據此年後書梁睿擊王謙則此條下討字乃傳誤也

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凡子藝

為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迥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堅以鄖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初天元使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天元殂謂左右曰蜀公將有他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遁歸長安堅遣鎮潼關

集覽 鄖公韋孝寬封鄖鄖音云春秋楚鄖公鍾儀邑地理沿革表今德安府古鄖子國一云在江夏雲杜縣

質實 朝歌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魏郡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一統志云鄖春秋時鄖子國名後為楚所滅封鬬辛為鄖公即此地故址在德安府

境內潼關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六年

書法書舉兵討罪堅也故迴書官
書爵重予之而堅兵止書擊

發明楊堅為相未有可誅之罪尉遲迴遽爾舉兵
而綱目亦亟書而予之何哉堅在周朝位望
隆重相表竒異人固以大事目之今既自為大丞
相假黃鉞居東宮又召諸王還長安則其簒周必
矣迴能舉兵討之縱兵敗而死要之為國討賊是
固不容不予之也自北史隋史紀傳能書迴舉兵
而不能書迴討堅皆反以堅遣韋孝寬討迴為文
至通鑑始變文書迴謀舉兵討堅然亦不免書堅
遣將討迴故分注因而述之較之陳壽志三國以
毋丘儉諸葛誕等為反者固已逕庭然迴堅互謂
之討則其孰是孰非特未定也今綱目之脩盡正
前史之失故上書蜀公迴舉兵討堅特書其爵而

下書堅遣韋孝寛擊迥不書其官曰討曰擊名義始定而後是非予奪皆判然明白於書法之間矣

噫一字褒貶非深得春秋之旨者孰能脩之君子安得不三嘆三詠於綱目

周丞相堅殺畢王賢

周雍州牧畢刺王賢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

集覽　畢刺王畢邑名賢所封也在鎬東南杜中刺王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

質實　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書法　於是賢謀殺堅事洩則何以不書書殺堅志也微諸王還長安堅固有盡殺諸王之志矣雖微此謀將得免乎是故畢王賢謀殺堅不書書殺趙王招謀殺堅不書書殺

秋七月突厥執齊高紹義歸之於周

周送千金公主於突厥遣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以求高紹義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紹義至長安徙蜀病死

質實 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賀若誼洛陽人弼之弟

書法 紹義嘗書討而削其國矣此其復書齊何終暴齊之餘孽也以為予其不忘本朝者過矣

發明 齊已滅矣猶書曰齊高紹義何哉紹義固齊之紹義而非周突厥之紹義也揭國書之亦所以遂其不忘本朝之志云爾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應相州

勤迥之弟子也舉兵應迥迥所統相衛黎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申楚潼兗州蘭陵亦應迥迥遣將取建路圍恒沂拔曹亳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

下精兵處險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凡子崇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

質實

相衛黎洺貝趙冀瀛滄九州名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黎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黎陽洺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貝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滄注見晋穆帝永和六年青齊膠光莒五州名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按一統志膠本春秋介國地名漢為黔陬縣地屬琅邪郡晋屬城陽郡後魏置膠州取境内膠水為名隋置膠西縣以黔陬縣省入唐省州入高密縣宋置臨海軍金改為膠西縣屬密州元改置膠州屬益都路國朝省縣入

州改屬萊州府光注見漢安帝永和二年東萊莒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榮申楚潼充五州名榮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申注同上太清二年義陽楚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山陽潼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潼縣充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蘭陵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建潞二州名建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興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恒沂二州名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沂注見太建五年北徐曹亳二州名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齊陰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尉斗帝王世紀曰紂欲作重刑乃先作大尉斗以火尉之使人舉手輒爛與妲已為戲令人以伸帛者其遺意也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周丞相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鄖州總管司馬

消難舉兵應相州質寶鄖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

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坐户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李圓通嘗保護之由是得免

八月周丞相堅遣司錄高熲監相州諸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寛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

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乗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録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集覽

永橋城在懐州懐縣今武陟有故懐縣城武陟縣屬河内郡唐高祖置陟州武德四年州廢復為武陟縣

按今懷州古河內也質實武陟縣名注見周威烈王六年懷沁水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梁士彥烏氏人宇文忻朔方人崔弘度安平人崔仲方博陵人

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燕易將謂以騎刼代樂毅事在周赧王三十六年趙易將謂以趙葱代李牧事在秦王政十八年

周司馬消難以鄖州降陳

消難舉兵巫相堅遣王誼討之消難遂以九州八鎮降陳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陳遣樊毅等應之質實為質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納質

書法不書叛何拒堅不敵非叛周也恕司馬所以惡楊氏也

發明消難何以不書叛討堅不克而外投他國故不得為叛也

周益州總管王謙起兵于蜀丞相堅遣行軍元帥梁睿擊之質實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梁睿安定烏氏人禦之子　梁遣使如周

考異提要此句上有後字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强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

梁主然之質實柳莊河東解人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袁紹汝南人漢末為冀州刺史劉表高平人漢末為荆州刺史王凌太原人曹魏時假節都督揚州諸葛誕琅邪人曹魏時為揚州都督旋踵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

高熲至為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東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絶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

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主聞迥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質實

魏安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墊江軍旅注

同上中大通二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書周何迥之舉兵以為周也敗之者孝寬也其以自敗為文何不以逆加順之辭也綱目之惡堅甚矣下書王譏義同

周丞相堅以高熲為司馬

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劉昉鄭譯甚厚言無不從及辟監軍堅始踈之以熲代昉為司馬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懼求解職

司馬消難奔陳周復取鄖州　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洛州總管質實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總統舊齊之地

冬十月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周丞相堅殺陳王純

周王謙敗死　十一月周相州總管鄖公韋孝寬卒孝寬久在邊境屢抗彊敵所經畧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及私室

十二月周丞相堅自為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質實九錫

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周隨王堅殺代王達滕王逌代國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滕國名注見唐懿宗咸通九年

辛丑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　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

春二月隋王堅稱皇帝

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受天命李穆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

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晒之子也 集覽 載下大夫禮地官有載師注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税之位非徐廣晋恭帝時徐廣為秘書監恭帝禪位于劉裕廣流涕哀慟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晋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情類楊彪漢獻帝時楊彪為太尉司空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魏文帝受禪欲以為太尉彪曰彪備位漢三公不能有所損益豈可更 質實 息州注見漢平帝元贊維新之政遂固辭之 興四年新息躊躇猶豫貌又住足也徐廣晋末東莞人楊彪漢末華陰人襄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唐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陽

隋改官名

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於是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高熲為僕射兼納言虞慶則為內史監李德林為內史令

質實 六官注見太建九年六卿三師注見漢平帝元始元年三公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特進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隋主追尊考為武元帝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皇

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隋主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求之宮中不得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外家呂氏素微賤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永吉乃追封外祖為齊郡公以永吉襲爵

集覽方輦并兩質實輦而行

崔長仁博陵人齊郡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隋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與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質實州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樂平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劉鄭謂劉昉鄭譯也

書法綱目故后書改封二漢黄皇室主周樂平公主皆守節者也故皆書其改號若齊之太原公主魏孝静后則削之矣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胡氏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猾胥險吏之常

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盖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書法丁酉殺高緯更其族之報也隋不鑒之而又甚焉滅國自蕭道成始書滅其族未書盡滅也於是始書盡滅隋之不永宜哉

發明昔周以兵定天下然封殷後於宋爵以上公觀當時命之之詞所謂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尤欲使之綿延不絕長保其祀古人忠厚之意盖如此後世篡竊之主既自以傳禪為文往往反誅前朝之族無復遺種夫奪人土地攘人家國傾人社稷掩其所有以為已物是亦不翅足矣而又盡勦其族使之影滅跡絶蕩無炊烟雖自古以兵滅人國者殆不

若是之慘禍亂相踵遂以為法應如是是豈可以人理論哉綱目於隋書其盡滅宇文氏之族滅而曰盡其惡之之意為如何耶簒殺相尋展轉屠滅亦徒重君子之歎而已於隋主乎何誅

隋徵蘓威為太子少保

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頻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頻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

蘓威京兆武功人邳州名注見漢高帝六年下邳

質實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韓擒虎為廬州總管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以弼鎮廣陵擒虎守廬江使潛為經畧賀實

吳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賀若弼洛陽人韓擒虎河東人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廣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廬江縣名注見唐懿宗光啟三年

隋以蘇威為納言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隋主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

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威與高熲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與謀盧賁劉昉元諧李詢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當死隋主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為民

集覽入閤進諫唐太宗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注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閤宋太宋淳化三年行入閤儀舊制入閤唯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神宗熙寧三年罷入閤儀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殿與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

禮經考索曰衙謂正朝也其禮尊閤謂燕見也其禮殺忒者不辨而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失其本意矣南山四皓四皓以漢高嫚士同入商洛山漢高徵之不來共隱終南山南山注見漢文帝三年四皓注見漢

高帝十年質實楊素華陰人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隋築長城

長城之役汾州胡千餘人亡叛隋主召汾州刺史韋冲問之對曰夷狄反覆由牧宰不稱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質實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

書法自秦始書長城其後元魏一書東魏一書高齊三書今隋又見書矣終綱目書築長城十書焉用民如此欲長有天下難矣

詳秦始皇三十三年而隋自是凡四

五月隋主堅弑介公闡

謚曰周靜帝

秋七月隋定服色

初隋詔朝服尚赤戎服尚黃常服通用雜色至是隋主始服黃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着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鐶帶為異

書法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遣兵擊敗之考異寇當作侵後開皇三年書寇隋臨洮寇幽州並同考證寇當作入隋質實吐谷渾西域種名注見晋元帝建武元年涼州

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九月隋以蜀王秀為益州總管　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　隋鑄五銖錢質實五銖錢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毁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集覽

背面肉好漢食貨志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好錢孔也肉柔又反好呼報反

書法

自是終隋世無書改鑄者五銖為輕重之中信矣綱目用五銖無改者二西漢元狩五年以後東漢與隋皆終其世無改者也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集覽醮章醮祭章表也謂奏表於天以達其誠欵質實巫蠱注見漢武帝太始元年

發明凡賣國之人簒君雖賴其用而心皆薄之如隋主之於鄭譯是也然隋主能下詔暴揚其罪謂為不道之臣抑不知簒人之國弑其主而滅其族其為不道當如何耶書曰鄭譯有罪除名譯佐隋得國者也譯既有罪則隋主從可知矣明於知人暗於知己其隋主之謂乎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二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五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隋主斂容謝之原所笞者

集覽

減贖官當之科　夢溪筆談曰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

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謂免官上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之官當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也一郎郎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質實

梟轘梟古堯反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轘音患注見晉元帝太興三年劉行本沛人

書法

此後世以笞杖徒流死定罪始此

隋以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户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謡訟目彥光為著帽餳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潜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

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集覽奏課連為天下最本傳作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也按漢律秋冬遣無害吏論課殿最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又注見漢武帝元鼎四年課殿著帽餳著陟畧反帽頭衣也餳徐盈反乾餹也本傳作戴帽餳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曰朝集使

質實梁彥光烏氏人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新豐縣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房恭懿洛陽人三輔注見漢武帝元朔四年右內史海州注見秦二世二年郯

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造像

隋主詔境内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風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書法　二教再黜再復寫書造像可知矣未聞有賦錢為此者書賦錢甚譏之也繼又申之以毀像之禁隋主之用情異教亦至矣而其應何如哉

發明　隋主以不學得國故其所為大率庸俗猥鄙如聽民出家之類是也梁魏建寺造塔滅亡不暇隋主必笑其奉佛不得要領故以寫書造像為真福田其高於梁魏一等矣然身弑國滅佛亦無如之何綱目直書於冊則隋主之為人亦可知已尚何梁魏之足笑哉

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

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沙鉢畧以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

質實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一統志云都斤山在韃靼國中突厥可汗常處於此

突厥伐隋隋遣都尉長孫晟如突厥

隋主既立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患之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初

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突利設處羅侯沙鉢畧之弟也尤得衆心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靡不知之至是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納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畧使上以晟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集覽突利設處羅侯突利其設之號也設猶言部突厥之俗謂别部典兵者曰設其人名處羅侯首鼠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首鼠兩端右地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左右地兵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奚本號庫莫奚其先東胡宇文之别種為匈奴所破竄居松漠之東與突厥同俗魏書達奚薄奚紇奚吐奚四氏皆其部族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唐末居陰凉川在幽州之西南霫音習董衡又音先立反即白霫蠻也鐵勒諸部之號其後契丹強奚乃舉部役屬於霫有東西奚焉遣連者謂引處羅侯遣令與奚霫連結也伊吾道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狼頭纛纛音毒又徒到反毛羽幢也蔡邕曰纛以犛牛尾為之突厥之先為鄰國所滅僅存一兒兵人刖足斷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乃生十男各為一姓唯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故於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質實長孫晟洛陽人并州注見齊
明帝建武三年高寶寧修人

書法猾夏書寇恒也未有書伐者書伐隋何痛周之無臣也自堅之簒周之臣子恬然臣之千金公主獨能請於可汗為周復讐綱目與其志義故再書伐此綱目之變例也終綱目外加内得書伐者二是年千金公主以突厥伐隋辛亥年劉崇以契丹伐周皆以復讐也

發明夷狄之於中國未有以伐書者今突厥乃書伐隋何哉隋為不道戕滅周氏其女有和親於虜者請兵欲為復讐之舉故綱目特書伐隋以遂其不忘宗國之意云爾不然貴華賤夷其肯使左衽之俗得以加乎中國哉書法如此其旨微矣

壬陳太建十四年
寅隋開皇二年

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

伏誅太子叔寶立

叔陵陳主之次子也性苛刻狡險好發古冢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之中項悶絶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后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即位質實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東府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青溪道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東城即東府注同本年

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涖方面盛選僚佐以王韶李雄李徹總晉王府庫事元巖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為不法韶巖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閤切諫二王甚憚之

集覽骨鯁注見晉武帝咸寧四年　質實王韶太原人李雄趙郡人元巖洛陽人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陳遣使請和于隋二月隋師還

陳遣使請和于隋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主乃詔熲等班師 質實 班師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夏五月突厥伐隋入長城

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質實 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控弦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長城在永平府城北七十二里即秦蒙恬所築今因其遺址加修焉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

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恊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賓長安縣名注見漢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質實 惠帝五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一統志云龍首山在西安府城北一十里首入渭水尾達樊川長六十二里土赤不毛隋以長安城狹小改作新都于龍首山遷焉

冬十二月隋遣兵拒突厥却之

隋太子勇屯兵咸陽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可汗十餘萬衆遇于周槃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觧去詔以長儒為上柱國時馮昱叱列長叉李崇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

縱兵入寇武威等七郡六畜咸盡沙鉢畧更欲南入達頭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説沙鉢畧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畧曰鐵勒等反沙鉢畧懼引兵還

集覽 五兵前吾丘壽王傳註五兵矛戟弓劒戈穀梁傳注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吡列長叉吡列慶複姓長叉其名叉初加反字作乂非

質實 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九年弘化郡名注同上四十一年義渠達奚長儒代人慷慨注見漢高帝五年武威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鐵勒北胡國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

隋罷江陵總管

隋主既立待梁主恩禮彌厚納其女為晉王妃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質實 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癸陳後主叔寶至德卯元年隋開皇元年春正月陳以長沙王叔堅為江州刺史

初陳主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陳主忌之尚書孔範舍人施文慶日求其短搆之陳主乃出叔堅刺江州質寶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潯陽孔範會稽人

二月朔日食　陳以毛喜為永嘉內史

陳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頗作威福陳主欲用侍中毛喜為僕射申惡喜彊直言于陳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陳主乃止尋以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喜時山陵初畢喜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

主醒謂吏部尚書江總曰彼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為耳欲殺之不果以為永嘉內史〈質實〉司馬申河內人僕射官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高宗陳宣帝廟號高宗永嘉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集覽〉減役者歲為二十日先是每歲十二番今減為二十日役〈質實〉榷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鹽池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井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三年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𠝹五千興集之期屬膺

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質實牛弘安定人

書法自漢成河平三年書求遺書至元魏再見於是三見惜乎見於賦錢寫書之後也

夏四月吐谷渾寇隋臨洮考證寇當作入　質實臨洮郡名注見秦始皇三

十三年　隋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入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厲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甞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畧可汗遇於白道總管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

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潛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出盧龍塞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質實 白道泉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李充成紀人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陰壽武威人盧龍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和龍城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龍城

書法 突厥書伐隋矣隋亦書伐何蓋存中國也再書伐隋既足示復讐之義矣以手加足不可以言侵也

陳郢州叛降隋隋主弗納

質實 郢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書法 弗納叛臣盛節也自綱目以來於是始見繼是凡三書之蓋隋文於此有過人者矣書隋

主予之也

發明　治天下國家者不患土地之不廣而唯患信義之不立自南北分裂招降納叛互相傾奪然終無益於勝敗之數徒負不義之名而已且吾有臣而叛降於敵吾之所深惡也人有臣而叛降於我我乃納而寵之可乎隋惟有見於此故於郢州之降拒而弗納況陳人近方遣使請和今豈以一城之故輕棄鄰好而啓兵爭之禍哉此隋主不納郢州之叛綱目所以特書而予之也後書夏侯苗亦然

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質實　隋上漏圈子

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

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質實 光祿官名職掌食料注見漢元帝初元四年衛尉官名職掌軍衛器仗注見唐高祖武德七年鴻臚官名職掌賓客注同上年事物紀元云都水臺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制水衡初秦有都水丞於是水衡方有都水帝置都水謂之都水臺隋文帝仁壽元年始改為監

書法 此六部之名始見于此

五月隋總管竇榮定與突厥戰于涼州突厥請盟而還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阿波屢敗前上大將軍史萬歲坐事配敦煌詣軍門請自效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請盟而去長孫晟時為偏將使謂阿波曰

攝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以罪歸阿波滅北牙矣阿波自度能禦之乎又為其使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聞之遂襲北牙大破之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來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别統部落亦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集覽北牙阿波可汗居北面故曰北牙

質實竇榮定平陵人史萬歲杜陵人敦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戰死考證寇當作入隋

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沙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軍士苦飢死亡畧盡突厥諭之使降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

質實 李崇隴西成紀人穆之子砂城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

書法 突厥再書伐隋矣此書寇何盟而復背也李崇之處死審矣曷為不書死之書戰死惜之也崇嘗欲從尉遲迥矣而不果使其死於此時綱目必以死節予之矣書曰隋總管李崇惜乎不為周死而死於隋也

發明 前日突厥兩書伐隋者因復讐之請伸臣子之志也今日突厥書寇幽州者正夷夏之分存中國之體也亦各求其實而已耳

秋八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陳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

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質實奪之權質實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蘓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罷郡為州質實租調注見晋惠帝永熈元年

十二月陳司空長沙王叔堅免

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為厭媚醮祀以求福陳主召將殺之叔堅對曰臣犯大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乃赦免官集覽必見叔陵去年叔陵弒帝時帝得叔堅救之故云及此

隋更定律置博士

隋既頒律令蘓威屢欲有所更易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令既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至是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乃敕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集覽定留謂訂定而存留

發明　隋文以法律治天下前日得國之初首行新律令又更定律令置博士官則當時之所崇尚者從可知矣考之分注雖曰除滅死刑務從簡要然而律博士之設弟子員之置是豈明民之意哉昔劉向有言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向之所言其殆隋主之謂乎直筆書之其義自見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東至衞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衞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集覽　轉相灌輸　正義曰轉陟兖反灌音館輸式喻反謂彼此互相灌注互相輸送

質實　蒲陝　二州名蒲注見周赧王十二年陝注見周

顯王四十五年衞汴二州名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一統志云黎陽倉在大明府濬縣東二里大伾山北麓乃隋文帝所置及隋亂李密襲倉以賑兵民唐宋皆復其制漕河北糧儲以餉京師自政和後河易故道始廢華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汾晉二州名汾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晉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

隋杞州刺史和干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在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剌舉所損殊多隋主善之干子竟免彧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

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内酬荅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又奏曰竊見京邑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然燈遊戲竭貲破産競此日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無益有損請行禁斷詔從之

集覽 刺舉刺七賜反譏也如以鍼刺疾之舉劾也盡室并孥孥通作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氏曰今經典通為妻帑字中庸注古者謂子孫曰帑左傳注杜預曰妻子也

質實 柳或河東解人杞州注見漢和帝延熹四年雍卯